

還是從前那個少年和青年



人與事
高曉琪

那一年，我十六歲，是個青春叛逆懵懂躁動的少年，在拱北中學讀高中。老杜三十三歲，是個意氣風發揮斥方遑的青年，在拱北中學教高中。

那一年，老杜並不叫老杜，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老杜的全名，他因為外表比較「兇殘」、管教非常嚴厲、嗓門特別洪亮、抓違紀毫不手軟而被我們私下稱之為「刀仔」（帶着「刀」的「靚」仔）。

那一年，老杜是政教處主任，臨時來代我們班的語文課，因為是臨時代課，所以教我的時間並不長，但對我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。尤其是寫作方面，大概就是隨了他乾脆利落直擊重點的風格。所以，語文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我所有科目裏學得最好的。

短暫的「惺惺相惜」之後，取而代之的就是在整個高中時期因為沒穿校服、遮擋窗戶、抄作業、上課吃東西、課間操不認真等等數不勝數的「劣跡」，被他大嗓門直呼全名批評中度過。

當年相當長一段時期裏，「刀仔來了！」這四個字的殺傷力是絕對性的快、準、狠。無論是吵鬧的教室還是扭打在一起的學生，只需一句「刀仔來了」，便可秒靜。

後來，我從拱北中學畢業去上大學，老杜也調職去了夏灣中學。再後來，我們的關

係由師生（批評與被批評）逐漸演化成朋友。

有一天，有人問我，聽說你和「刀仔」很熟？因為我清楚老杜的行事風格，所以心裏一驚，她該不會想託我找老杜辦事吧？猶豫答曰，他只是曾經教過我，但算不上熟。一聊方知，原來是我想多了，人家只是託我吐槽而已。她住在與夏灣中學一牆之隔的小區，老杜每天早上扯着嗓子在大喇叭裏開啟頗具震撼力的喊叫模式，居民們想多睡一會兒都不行。我無奈告訴對方，刀仔性格如此，「恨鐵不成鋼」。你要是不讓他喊，估計很快他就抑鬱了。你權當為祖國的教育事業作貢獻，少睡一會兒行不？要不你打個市民熱線投訴一下？對方聽後果斷放棄了。

後來我開玩笑似的將此事轉述給老杜，老杜呵呵笑了，說不好意思吵到小區居民了，你幫我向你朋友說聲對不起，以後一定盡量避免擾民。此後，我果然沒有再聽到過類似的「投訴」了。

到我參加工作時，老杜去了遠在高欄港的南水中學掛職。有一次閒聊中他感嘆，港區的孩子跟市區孩子沒法比，他們獲取知識的途徑太少了！我說，錢我未必能幫得到你，但是家裏還是有一些藏書，如不嫌棄，可以捐給學校。老杜大喜。但是我回家後就把這事給忘了。一段時間後，老杜追問我，

說好的書呢？我連忙解釋其實陸陸續續已經搜羅出好幾百本書，只是還在出差，待回來後就打包給孩子們送去。老杜說那不行，孩子們早就翹首在望了。如方便，我今晚去你家取。我知道老杜不是開玩笑的，於是趕緊委託父母幫忙捆紮。果然，當晚老杜下班後還就真的吭哧吭哧驅車從南水到唐家灣來取書了。

休息時間用私家車來回趕路百餘里，就為了給孩子們取一些不知道還用不用得上的書籍，老杜對港區的孩子絕對是真愛啊！

後來，老杜又調到了藝術高中。他跟我說工作有壓力，這是全省第一所純藝術類的公辦高中，要是幹不好，上對不起領導，下對不起學生。其實我知道有什麼事情能難得倒他？只不過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做什麼事都要求高，總是希望做到盡善盡美，又是他那「讓人討厭」的責任心在作怪罷了。

老杜全身心辦他的藝術高中，我也忙於工作和家庭，我們的聯繫變成了僅限於每年教師節雷打不動的祝福信息。但無論多忙，無論多晚，老杜都一定會給我回一條。

有一次我路過藝術高中，給老杜打電話問是否方便進來？老杜親自下來把我迎進去，帶我逛遍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。帶着驕傲和滿足，如數家珍地給我介紹：這一幅畫是哪個孩子畫的，現在考到哪所大學去了。

人工智能與英文學習

人工智能（AI）近來引起很多熱話，其一是AI能否代替藝術家進行創作？其實AI在生活上常見的應用是語言翻譯。近年來，透過AI技術進行語言翻譯，Google Translate 以及蘋果（Apple）應用程式中，文字翻譯以及把語音變成文字的功能越來越厲害，尤其是英文。英文基本上是一個國際語言，大多數語言都可以有方法翻譯成英文，因為目前人工智能的主要應用和開發是英語主導的，所以有趣的是未來的AI是不是用英語思想呢？

AI的語言翻譯，其實對人類的語言學習有很大的影響。近年內地開始調整學生課外補習英文的生態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，學習英文是重要的。但到目前，從社會發展來看，若果大量資源只投放在學習英文上，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文化安全以及文化認同的問題。

以日本為例，它的軟實力在國際上影響甚大，但國內並沒有推動一種全民英語的模式。日本的學習環境還是用日語為標準，所以日本人能夠很好地保存其文化特色和文化認同。這是與教育語言有密切的關係。

AI發展迅速，在筆者看來，除非你的職業或工作需要應用英文，例如律師、英國文

學博士等，需要具備高水平的英文。但是作為普通市民，在日常生活中的英文應用，現有AI的語言功能似乎足夠和方便；比起一味深耕英文學習，應該花更多時間在學習其他實用技能和技巧。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新加坡幾年前已經推動技能技工教育。眼見科技發展已經取代不少過往的文書工作，一些技能如修理汽車、修理機器、廚藝、陶藝等等，反而更吸引人學習。

香港目前的教育仍然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，由大學到職業訓練局裏面很多的課程都是英語主導，其實這個是需要檢討和反思的。隨着國家日益強大，中文已經成為另一種國際語言。筆者認為，香港需要做的不只是「普教中」（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）那麼簡單，而是要有一套完整配套的教學策略。這也是香港的優勢，因為香港聚集了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的精英，他們能夠替「中文國際化」集思廣益，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。

英文在未來仍然會是一種重要的語言，但是用多少時間去學習英文？這需要研究和探討。香港未來的教育必須要定好教學語言，若果決定是「中英並用」的兩條腿走路，那麼如何並用呢？而目前把英文變成絕對的教育語言，是需要改革的。



英倫漫話
江 恆

聖誕節將至，有多少人會在家中擺放聖誕樹？在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，每年都會擺放一棵特殊的聖誕樹，至今已堅持了七十五年，背後更有着動人的故事。

將時間倒回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德國納粹的鐵蹄正蹂躪歐洲。一九四〇年四月，德軍入侵挪威，並計劃通過控制王室和政府，迫使挪威投降。面對德軍強大的攻勢，挪威殊死反擊，電影《第十二個人》（The 12th Man）便根據真實事件改編，描寫了當時挪威人如何頑強地反抗侵略。挪威國王哈康七世（Haakon VII）的意志尤為堅定，說出二戰史上的經典名言，「一個民族屈服於外來侵略者，就不值得活下去」。無奈終因兩國實力相差懸殊，挪威全境淪陷。

趕在挪威被全部佔領前，哈康七世帶領王室成員和政府高層逃到英國，並在倫敦成立流亡政府，繼續領導挪威人民反法西斯鬥爭。直至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投降後，挪威王室和政府才陸續返國。為感謝英國在二戰中的收留和幫助，從一九四七年開始，挪威每年都會在聖誕節前向英國贈送一棵高大挺拔的雲杉樹，擺放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上，成為英國聖誕節的一大標誌和景觀。

與普通的雲杉樹不同，作為禮物的聖誕樹可是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森林中經過千挑萬選。按挪威方面的說法，政府會提前數年進行物色，挑出一批「好苗子」並委派專人悉心照料，等樹木長到合適尺寸，便從中心精心選出最完美的一棵。為體現對聖誕樹的珍重，砍伐和運送的過程也頗為隆重，砍伐當天通常會由奧斯陸市長和英方代表共同主禮，之後再用專車和輪船護送，經過翻山跨海，最後抵達倫敦。今年挪威贈送的聖誕樹高達二十一米，在亮燈儀式上，有學童朗讀名為《一棵樹》的詩歌，將聖誕氣氛推向高潮，預計聖誕樹將擺放到明年一月六日後被環保回收。

儘管雲杉樹是百裏挑一，正可謂各花



▲特拉法加廣場的聖誕樹亮燈。資料圖片

入各眼，總有年份的聖誕樹因「顏值」欠佳而無法討得英國人的歡心。比如二〇一九年，挪威贈送的雲杉樹枝條過於稀疏和下垂，看起來彷彿營養不良，遭到英國民眾吐槽，認為不是贈禮而是來添堵的。為提高聖誕樹的人氣，倫敦官方專門創辦了一個推特賬號，讓民眾可以每日追蹤其見聞。

英國人對聖誕樹講究得近乎挑剔，很大程度上緣於王室帶動了聖誕節要擺放聖誕樹的風潮。現代聖誕樹傳統公認源於十六世紀的德國，後由英王喬治三世的德國王后引入英倫，據說她將一整棵紫杉樹擺在家中，並給樹枝精心打扮，當樹枝上的所有蠟燭都點燃後，就讓整個宮廷的人聚集在一起高唱頌歌，但當時該習俗僅在王公貴族間流行。直至一八四一年，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親王在溫莎城堡擺放一棵聖誕樹，女王一家圍坐樹下其樂融融的照片被報紙刊出，立即引起民眾追捧，擺放和裝飾聖誕樹從此蔚然成風。維多利亞女王在回憶童年生活時曾說，「在兩個大圓桌上有兩棵樹，被燈和甜甜的裝飾物包圍，樹周圍擺滿了聖誕禮物」，家中的聖

冬夜，與「老柴」相伴



黛西札記
李 夢

中國樂迷喜歡呢稱這位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為「老柴」，親切宛若鄰里街坊，放學或放工時遇上、樂意与你閒聊兩句的長輩。「老柴」這一輩子可不容易，仕途不順、婚姻失敗，轉行入音樂圈發展，苦心創作、自視甚高的作品卻常常被演奏家拒絕，首演失敗的經歷更是屢見不鮮。當年的「老柴」找不到知己聽他訴苦（原本與贊助人梅克夫人書信往來相談甚歡，卻不知為何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），只得將悲愁、苦痛都寫入音樂中。幸好，音樂恆久，百多年之後的你我，仍有機會欣賞當年的「失敗之作」，並心有戚戚。

上周五晚，去香港文化中心欣賞香港管弦樂團的柴可夫斯基主題音樂會。在寒冷冬夜，聆聽「老柴」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和第六交響曲《悲愴》，愈發有滄桑幽遠之感。

當晚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梵志登與「九五後」鋼琴家牛牛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奏曲，今天雖已成為經典名作，而在其初初面世的一八七五年，卻曾被當時偉大的俄羅斯鋼琴家魯賓斯坦狠狠拒絕。彼時柴可夫斯基滿懷信心地為其演奏，卻換來魯賓斯坦「差勁、瑣碎、庸俗，無法演奏」的差評，作曲家的懊惱與失望可想而知。不過，「老柴」畢竟是「老柴」，抗打擊能力強，還能化壓力為動力。他乾脆再將此曲題獻給指揮家畢羅，由畢羅在美國波士頓首演，牆裏開花牆外香，波士頓演出的大獲好評，令此曲成名，也改變了魯賓斯坦的既有成見。

梵志登、牛牛與港樂一眾樂師完成了一場精彩的合作。聲部之間互動得宜，大提琴與鋼琴的配合自不必說，特別讓人驚喜的是銅管聲部尤其是長笛，在第二樂章開篇樂撥奏的襯和下，奏出美妙且略帶憂傷的主題句，圓潤的、悠長的，宛若在暗夜中驀然抬首，望見星河。牛牛是鋼琴神童，少時成

名、一路順遂，他固然能從文本和旋律中閱讀「老柴」，可若真正讀懂「老柴」，尤其是他經歷的屈辱、尷尬與憤懣，或許真要等到見多些滄桑起落的時候吧。我期待五年或十年後，再聽牛牛彈「柴一」。

至於下半場的《悲愴》交響曲，梵志登與樂團合力貢獻了出眾的演繹。跟隨旋律演進，時而宏闊鏗鏘有金石之聲，時而細語呢喃如在耳畔。收放自如，熱烈又不失敏感，這是我們嚮往聽到的「老柴」，也是寒冬裏的難得振奮。



▲香港管弦樂團演出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。Daisy攝



▲在福建省武夷山市，人們在吃湯圓時放上一勺桂花金桔蜜，寓意新的一年生活甜蜜，富貴吉祥，團團圓圓。

冬至

今日是冬至節氣，二十四節氣之第二十二個節氣。這一天，北半球晝最短，夜最長。我國各地進入「數九天氣」，即將迎來最寒冷的時節。

冬至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，有「冬至大如年」的說法，常見的節令食俗是南方人吃湯圓，北方吃餃子。



廿四節氣

新華社